

卷头语

我对财富最直观、最深刻的印象还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扑克牌赌场。那时,我是一位资深发牌员,每天一上牌桌,除了阅牌无数,阅人无数外,便是面对一摞摞、一堆堆五颜六色的筹码。那些筹码的面值有一元、二元、三元,也有五元、十元、百元乃至千元不等的,我的工作便是在发牌、阅牌、叫牌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双手变成“收割机”或者“推土机”,不断地将玩家们下注的筹码收拢,摆到牌桌的中央,然后再转运、推送到赢家的面前。时间长了,就有一种错觉——那些固态的塑料筹码虽然摸上去硬硬的、沉沉的,很有质感,却似乎又是液态的,总在绿色的丝绒桌面上经久不息地流来淌去,只是每副牌下来,流出和淌的方向常常让人捉摸不定罢了。常常看到满面春风的张三面前高堆起了筹码,不一会儿便又整整齐齐地码到了李四的面前,而如果李四不收好就收,那些筹码很快又会一点点流入他处……所以,我观那一枚枚的筹码其实也就是水滴,那一堆堆的筹码则是一汪汪的水,那一张张椭圆形的铺着绿丝绒的牌桌,则是一处处“碧波荡漾”的“荷塘”。于是,放眼望去,偌大的赌场内,一时间竟然“波光潋滟,水气蒸腾”,俨然一片财富的“湖泊”了。

老天也算公平,再苦再难的人,一辈子总会有几年的好运气,也总有那么几个年份对他很重要。对于曹大屯来说,1988年就是这样。

这一年,曹大屯从一个农村人变成一个城市人。这可别笑,在当时,这可是一件大事情。这一年曹大屯已经十七岁了,正在枣城一中读高中二年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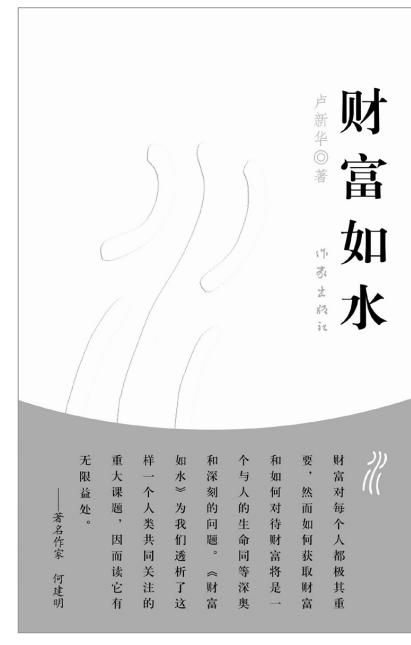
枣城是一座只有两三万人的小县城,尽管带个“城”字,却从没给曹大屯一点儿城市的感觉。即便这样,曹大屯还是觉得跟那些家住县城的同学隔阂很大。曹大屯很羡慕他们——他们光鲜的衣着、白净的皮肤、说话的口气,还有放学后飞似地蹬上自行车,把口哨吹得很尖很长的样子。他还羡慕他们每天都能回到家中,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房间。而他只能睡学校里的集体宿舍,大通铺,阴冷潮湿,蚊虫叮咬。他的家在五十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星期天,他会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趟。母亲和奶奶也总会准备些好吃的等着他。回来的时候,他都要带上两罐头瓶母亲自制的咸菜,这些咸菜足够他吃上一个星期。他爱吃母亲做的咸菜。

这一个星期天,曹大屯刚进家门,自行车还没放稳,就被奶奶神秘地拽进屋去。奶奶抑制不住脸上的兴奋,说:“大屯啊,有人给你说媳妇呢,小刘庄有个闺女跟你一般大,怪漂亮呢。你愿意看看不?”

曹大屯一听,脸“腾”一下红了。他挣脱开奶奶攥着衣服的手,说了句“人家还在上学呢”,便钻出屋来,抬头看见母亲吴翠芬正瞅着他,他的脸更红了。母亲吴翠芬笑着说:“奶奶就怕孙子找不到媳妇。”奶奶从屋里跟出来,说:“那闺女俺见过,在集上,水灵着呢,不看肯定后悔。”曹大屯甩头丢下一句“后悔也不看”,就跑出来。

曹大屯走出村子,沿着田埂走,麦苗一簇子高了,葱绿葱绿的,不远处的果园里,桃花正开得灿烂。春风暖得像女孩子哈出来的热气,让你不得不解开上衣扣子。储小青的面孔不时地在他眼前闪。储小青是他的同班同学,学习好,长得也好,是班花,也是校花。家住在城南的县委家属院。说句不害臊的话,从第一次见到储小青,曹大屯就被人家迷住了。但问题是,班里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在迷储小青,私下里说,搞对象就要搞储小青这样的。这话说得挺好,能代表所有男同学的心声。但话说回来,你曹大屯又算得了什么,县城里的同学迷,还有迷的资本,最起码人家是城市户口。城市户口最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有城市户口的人,就是城市人;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就是农村人,这是不能含糊的。想到这里,曹大屯便心潮涌动,他多么渴望自己能立马变成一个城市人。

曹大屯这样想,可不是痴心妄想,这事儿有根有据。父亲曹有祥过年回来,说他们单位正在给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落实



水性篇

□卢新华

其实还是个“流水作业”的“屠宰场”,每一个进门来的玩家,别看一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花枝招展,看上去也胸有成竹,老谋深算,充其量也不过是些待宰的猪啊、羊啊什么的。有趣的是,他们在被“放水”或“抽血”前,一个个似乎还都兴高采烈,欢天喜地。

有一天我忽然就由这赌桌上,联想起人间许多其他名目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的性质。

财富会流动

水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性质或特征便是“流动”。

故我们说财富如“水”,首先说财富具备了水一般的流动的性质。

赌桌上的筹码在赌徒间流来淌去,一张张美元从一个人的钱包里摸出来,换成筹码,又变成美金分送到他人的口袋里去;银行里的钞票从这一个窗口收进来,再从另一个窗口放出去;投资商借了银行的贷款投资房

地产,赚了钱后再去办厂;果农卖水果赚了钱,再去买家电;电商赚了钱再去投资食品业;农民工进城打工挣了钱,节日和岁末回家时再将钱“铺”到铁路上、公路上、飞机上,“撒”到江水里、海水里,商场里……于是,财富便主要通过货币的形式,在人世间水一般荡漾开来。当然,我们目之所及的财富的流动,通常是采用空间的形式:筹码从这个人的面前转堆到另一个人的面前,鸡蛋从家里拿到市场,再从市场换成布匹拿回家等等。另有一些财富的流动则主要采用时间的形式,比如遗产的继承、股权的转让、考古的发现、王朝的更替等等。这种情况下,财富的空间位置通常并没有实质的改变,但财富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却从前人转移到了后人。

财富的流动也具备了一定的速度。

这种速度在一个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机制比较健全的社会里,通常是比较均衡和从容不迫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时候,人们财富的获得,主要通过勤劳的耕作、辛苦的打工、精明的买卖等。但当社会发生大的动荡时,不仅财富的流向变得变幻莫测,流速也大大加快,或如急湍,或如洪水,或如海啸。

(摘自《财富如水》,卢新华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出版)



第一次动手对准自己的父亲

□王海鸽

海云清楚,湘江对儿子百般挑剔是因为儿子的冷淡,说又没法说,“冷淡”是感觉性的东西;咽不下这口气,就用没事找事的方式显示他的存在表达他的不满。这样说是似乎儿子错在先,但是且慢,儿子为什么会对父亲冷淡?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一团乱麻,找不到头儿。

有这样一种家庭纠纷:起因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到吵了打了,偃旗息鼓之后,即使交战双方愿意坐在一块儿同心同德一点一点往前捋,都回忆不出这场交恶的起因是为了什么,只见乱麻纠缠一团,找不到头儿。找不到头儿就是一种头儿,那头儿就是,家庭成员矛盾的根深蒂固。

父子不睦已久,动手是头一回。

最初的一秒,田海云都没能认出同丈夫彭湘江对峙的人是她儿子;个头比一米八的湘江还要猛,双手死死攥住湘江的手腕使两双手臂在两人头上方弯成了弓,两道眉毛紧拧,两颗血管状若爬虫,两颗咬肌线条生硬,分明是一个男人一条汉子,叫海云的心头一紧,一紧。

那个浑身奶香的小男孩儿好像就在昨天:急急忙忙跑了来,小脸跑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海云说:“妈妈,你说,红螃蟹跑得快还是白螃蟹跑得快?不等你说他又说:白螃蟹跑得快,因为红的已经死了。那段日子他常会逗来这么些愚蠢的幽默,不辞辛苦,献宝似的。海云笑着不声不动色:那你说,红脸娃娃跑得快还是白脸娃娃跑得快?儿子盯住她的眼睛:红脸的快!海云说:错。白脸的快。你想啊,红脸娃娃脸都跑红了,都快累死了,哪还有劲儿再跑?儿子觉得海云顺口胡诌出来的这个东西可笑极了,咯咯笑得喘不上气,一张小脸越发地红,小嘴唇更红,红樱桃般鲜红欲滴。那一年,他五岁。

儿子第一次遗精是十三岁零八个月。夜里,海云正睡着,被一只手推醒,同时听到了儿子急促惶恐的小声儿:妈妈,我遗精了。海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天亮他就得去小升初的军训,不能让他惺惺得了,得保证睡眠。当下用睡意正浓加点儿不耐烦的语调说:正常现象,赶紧睡觉把内裤脱了光着屁股睡。儿子早就知道男孩儿长大了会遗精,海云对他进行过关于男孩儿女孩儿男人女人的扫盲科普教育。早饭后,海云用自行车驮着军训所需物品送他去集合地,分手时他叫住海云小声道:妈妈,帮我把内裤洗了别让爸爸看见。那次军训是他第一次离家,集体生活让他眼界大开得很多,回家后告诉海云:“大家一块儿洗漱,比谁的××大,孔明字的最,我的小小,特没面子。孔明字看过黄色录像,看黄色录像容易勃起,就撑大了。走正步时,走着走着他的就硬了,把裤子撑起来老高,我们就说他喜欢教官,他都急了。”海云边听边在心里笑叹,这些小男孩儿啊。男人,都是这样长成的吗?

那一年他十五岁。那天,海云从中医抓药回来,在家院门口看到四个半大小子围殴一个男孩儿,旁边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双臂抱胸指挥。海云忍不住上前劝说,不料被那个挨打的男孩儿一把抓住当稻草当盟军再也不肯放手,直把他拖入混战。混乱中,几双手在身上推来拽去,中药挤掉地上瞬间变成一片垃圾,左挡右突不得脱身,惊惶间,一个正卖力推搡她的孩子突然莫名其妙地冲着向后退去,与此同时她被人用力拉开挡在了身后。隔着那人和自己的衣裳海云仍感到了对方身体发散出的腾腾热气,事后想,这就是热血沸腾了。那人是她的儿子。四个小打手眨眼工夫站到了年轻人左右,仿佛狗依傍着主人,齐刷刷的。儿子手握他自行车上的铁链子锁住了,一个人与一群人对垒,年轻人抱在胸前的胳膊拿下来了,儿子垂在腿侧的铁链子锁提上来了,年轻人刚向前轻移半步,儿子像听到了冲锋号的士兵猛然蹿出毫不迟疑挥起粗重的铁链子锁当啷作响……年轻人在打击抵达之前头微微一摆,率先转身离开,几个小打手忙跟在他屁股后头走得头也不回。那一刻,海云见识了什么叫软的怕硬的,硬的怕弱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见识了从小到大没跟人动手打过架的儿子,如此凶悍的一面。

拉起扔倒路边的自行车,把书包在自行车后座上夹好,母子回家。弄清事情原委后儿子说,妈以后碰上这种事你千万不要瞎掺和!海云说他们一帮孩子不能把我怎么着。儿子嚷起来:不能把你怎么着!这么大的孩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根本就不懂——话没说完猝然止住把脸向一边,生气,激动,委屈,他眼圈红了。海云仰头望见夕阳金晖里儿子线条圆润的侧脸——那一年他长了十二公分,一米七八,个子是成人了模样还是孩子,细脖子上挑着个没有棱角的圆乎脸——想,要是妈妈真的没了这小孩儿会不会哭死?

那次动手最终未遂得算是没有动手,后来他也没再跟谁动手,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把他的第一次动手对准自己的父亲。

父子动手时海云在厨房洗碗,听到客厅一再传来电话铃声却没人去接,心下奇怪:家中明明是有人的嘛。先是喊了声“接电话啊”,没听到回应,便关上水龙头向外走。

客厅里两个男人如两头狂怒的公牛胶着,不做声,只听得呼呼的喘息和鞋底蹭地的嚓嚓声。父亲正盛怒,儿子已长大;父亲背水一战,儿子破釜沉舟。胜负未见分晓结果已定;谁胜谁负都是痛,父子相争,哪有赢家?海云冲了上去,拼尽全力左撕右扯,想把他们分开,根本就是弱柳拂水蚍蜉撼树。她叫:“飞飞!撒手!他是你的父亲!”儿子叫:“是父亲就能随便打人!”湘江叫:“你是找打!”儿子叫:“你打个试试!打啊!你打啊!”

儿子的叫嚣使湘江意识到,目前局面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前他一直谨记妻子告诫,九大三分家,打不得了。因此即便在怒火万丈中仍给对方留着余地,显然这给了他错觉。这次如果不把他的气焰打压下去让他继续错觉,贻害无穷。遂下定决心给予痛击,以能让他终生铭记。屏息、运气、凝定,而后,将力量意念全部集中上了臂膀,一鼓作气猛然出拳——

儿子剧烈摇晃了一下,然后迅速稳住,两只钳制父亲手腕的手却无一丝松动,湘江出拳未果当下惊骇:已经长这么大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曾经,他揍他时,再生气也得保持理智生怕真伤着他,他太不劲打,稍不小心,一巴掌就能让他屁股肿起老高,轻轻一推就能让他连倒退跌翻在地;现在,他竟连碰都碰不到他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眼神,那眼神明白无误地在说:我感到了你的竭尽全力,我顶住了,你不是我的对手!狂暴中湘江未失军人的冷静,常识提醒他: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时不能轻举妄动不宜再作进攻。否则,当着那个他们共同挚爱的女人的面,他掉的不光是战争,还有风度。儿子却无点体恤,手似铁箍且如霜剑,令湘江在感到力不从心的同时,悲愤激怒,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一股沉涩热流不期然袭来,堵住他的鼻腔直冲眼窝,眼睛顿时模糊。

叭,一声脆响,彭飞的手应声松开,吃惊地向妈妈看去。是海云,她出手了,抽了儿子一记耳光。

“看我干什么!”海云嘴抖得像案板剁肉,“这样对待你爸爸你好意思吗,啊?你还不懂不懂起码的老幼尊卑了,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平常就是这样教育的你吗,啊?”在母亲一连串“啊”声中彭飞泪水一点点溢出,他用力张大眼睛含住,渐聚成两颗很大的水滴,在水滴盈盈欲坠之时,他抽身离去。

客厅剩下夫妻两人,湘江对妻子说了事情经过:彭飞没去理发。不仅如此,还当着父亲的面在电话里跟同学大谈爱情,用词极轻浮放肆,知道你反感这些就是要说给你听,这显然不是无视,是公然挑衅。这时做父亲的怎么办?不管不问装聋作哑?肯定不行,等于助长了歪风邪气。于是,他按死了他们的电话,没想到他会跳起来质问:“你干吗!”彼时湘江态度尚好,说:“为什么没去理发?”他反问:“你为什么接我的电话?”湘江火了:“你先回答问题!”他更火:“你先回答!”于是湘江说:“好,行,我先回答。因为这个电话,是部队根据我的职务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给我的,换句说话,是属于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我做主,我可以让你打,也可以不让你打!我回答完了,该你了。”他说:“好,我回答。因为我的头发长在我头上,套用你的说法就是,它属于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我做主,我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恰在这时电话响了,不消说,是彭飞同学又打过来的。于是湘江不再说话,不必说,不屑说,只用行动说:右手食指轻按电话压簧,面带微笑且斜儿子。电话铃在他手底下响,一响再响,尖锐刺耳如同好事者惟恐天下不乱的鼓噪。年轻的彭飞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动手,动手去拿父亲那只按着电话的手,于是,不可避免地,手碰到了手。正是这触碰突破了湘江的底线,给了他教训的右手,他抬手打去,不料手被对方一把攥住,他迅速挥起另一只手,也被攥住。就这样。

(摘自《成长》,王海鸽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出版)

